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曉香留夢室主編

淞南夢影錄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平定縣志卷之六

平定縣志卷之六

卷之六

清  
畹香留夢室編

淞  
南  
夢  
影  
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淞南夢影錄提要

此為黃協埴著協埴字式權畹香留夢  
室主其別字也書中所載大氏滬濱俗  
尚泊北里中事他若名園勝蹟海內眩  
人庸公名作閩秀新詞間亦載及原序  
謂權輿於海陬治遊錄殆不誣也

序

夢有影乎曰有以夢視夢則因影不以夢視夢何得無影以夢為非夢則因拘而有影以非夢為夢則因悟而有影是皆心之所造焉而已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夢中之影也見材中弓影而疑為蛇因而致疾後以指示而始釋然是影中之夢也二者相因而生非見道者不能言其故也申左夢晬生黃君式權撰淞南夢影錄一書以非夢為夢以無影為影權輿於海陬治遊錄而其事其文則不覺日新月異蓋夢迹不同即影響各別大而風俗變遷時事更易小而花叢標異鳥語鳴奇無情不移有境皆幻一一詳記而備錄之以為夢則其事皆信而有徵也以為非夢則其情又若迷離惆恍也以是為夢影而已矣夢晬生之言曰天地一夢境也事物一夢幻也然見以為夢境夢幻則猶泥視乎夢而驚夢尋夢之笑柄出焉盧生一枕富貴烟雲南柯一守功名糞壤必如是以言夢仍囿於夢中也今不為痴人之說而為罔兩之問空之又空元之又元庶幾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乎今夫避實擊虛者兵家之妙用也化板為活者文人之妙境也夢晬生以玲瓏之心運空靈之腕成此空空色色之奇觀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軸當其無有車之用可謂極文章之能

事已書既成問序於余因不辭弁鄙為贅數言夢晚生之書生花之夢也余之贅言  
曇花之影也序云乎哉

光緒九年太歲在闕逢涸灘皋月下澣古越高昌寒食生拜手

吳縣管秋初斯駿

紫陌紅樓滿眼新。繁華如夢復如塵。憑君一管生花筆。繪出春江萬象春。  
尋芳慣逐壁人車。抹月批風興最餘。此是海邦新記載。莫嗤南部繪烟花。

南滙葉紫仙秉樞

海濱一片地。浩劫幾曾經。血染土花碧。磷粘烟草青。樓臺開異境。船舶集窮溟。共翊昇平運。蠻夷盡效靈。

磊落黃山谷。清才迥不群。看花開鉅眼。搗藻富奇文。客裏青衫淚。毫端碧麝分。挑燈閒展卷。風調最思君。

江寧黃瘦竹文瀚

吾宗有客工文藻。胸羅二酉才淵浩。馳騁騷壇二十年。珠璣合著名山稿。為遣餘閑撰此編。恐教過眼等雲烟。聞聞見見多奇異。冶葉倡條倍可憐。避兵憶我春江走。曩日春江猶樸厚。一自紅羊浩劫過。春江變作繁華藪。勝地從前數北邙。每聞父老話滄桑。即今馬水車龍地。曾是青磷白骨塲。帆檣浦內如林立。番船舶臚蜂蟻集。曾歷

蛟宮蜃窟來。煙波渺渺重洋涉。金碧輝煌比五都。樓臺鱗次接雲衢。木難火齊來荒  
域。異獸珍禽至遠途。漫天密布縱橫線。不藉飛鴻藉流電。彈指能傳萬里書。關山雖  
阻如謀面。試馬芳郊聚一隅。衣香鬢影遍平蕪。銀紗障面西方美。錦鞵翻泥碧眼胡。  
六街處處平如砥。馬健車輕行若駛。夾道濃陰映綠紗。香塵滾滾紛羅綺。繡幕珠簾  
盡上鈎。花枝嬌娜柳枝柔。劇憐墮溷飄茵者。只解歡娛不解愁。情天慾海朝還暮。憐  
儂一曲勞君顧。梨園北里擅新腔。粉黛南都誇艷遇。繁星萬點徹宵明。到此渾如不  
夜城。隔院纔聽歌舞歇。比鄰又起管絃聲。迷金醉紙開芳醺。豹舌熊蹯嘗幾徧。莫笑  
何曾侈萬錢。萬錢一膳猶嫌賤。納涼古寺共揚鑿。十里長隄柳舞腰。自詡風流豪俠  
客。看花側帽興偏饒。靜安寺去滬十餘里有泰西花園游  
人如織皆乘馬車往多有携妓者芙蓉香煖真堪戀。雕甍畫  
棟光華絢。無數蘭缸照並頭。依依情話能忘倦。最是時逢夕照斜。不因問字也停車。  
愁消李白千鐘酒。渴解盧仝七椀茶。彼姝更有來東土。閨袖寬裳妝束古。言語嘔啞  
情亦濃。留髡強效吳音吐。野鴛飛處總成行。逐浪隨波鎮日忙。顰笑漫將西子擬。可  
知丰韻遜徐娘。銷金有窟無其右。世界烟花推領袖。盛極應知必有衰。留心世道誰  
能救。幾人陸海歎沉淪。幾輩腰纏化作塵。為語五陵游冶子。莫教誤墮入迷津。稟道

勞君索題首。展讀挑燈佐斗酒。筆墨雖因遊戲成。海內傳之名不朽。我慚管堯不生  
花。故紙空鑽只自嗟。杜雜俚言賦長句。可嫌美玉著疵瑕。

上海黃靜園樹仁

西園裙屐圖新繪。南部烟花記舊傳。何似吾家黃叔度。獨搜奇蹟到瀛壖。  
判白批紅綺思新。春江花月總成春。一編便是群花影。何必公麟再寫真。

江都女校書杜琢雲玉如

燕晚鶯初景物新。一編網得滄江春。如絲妙緒如椽筆。雜事何妨續秘辛。

指烏丹  
彌司事

蠻姬窄袖態如雲。花下相逢綺思紛。從此江湖稱薄倖。不因仍說杜司勳。

清 畹香留夢室主編

滄地少水。畫船簫鼓。諸勝概付缺如。然春秋佳日。錦鞦玉勒。馳驟康莊。亦足以賞心娛目。向惟泰西鉅賈。得以騁龍媒。擁翠蓋。馳逐於紅塵紫陌間。近則失業僕夫。多賃以載客。青樓中人。晚妝初罷。過市招搖。電掣雷奔。莫可喻其迅速。為之誦玉溪生詩曰。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滄上豪奢。不亦可見一斑哉。

向嘗讀杜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句。以為嶺南十八娘定當別有風味。惜措大窮酸。不能與楊太真分瓊漿一滴耳。自海禁開後。輪船往來。幾于飛行絕迹。荔枝之來自天南者。玉潤珠圓。尚覺鮮紅可愛。霞膏乍咽。沁入心脾。南村諸楊北村盧。果足壓倒一切。彼滄之水蜜桃。洞庭之盧橘。楊梅。烏足專美於前哉。

東洋茶社者。彼中之行樂地也。昔年惟三盛樓一家。遠在白大橋北。裙屐少年之喜評花事者。祇偶一至焉。近則英法二租界。幾於無地不有。蓬臺仙子。謫下塵寰。六寸膚圓。不加束縛。而銖衣霞舉。仙袂風翻。亦覺別饒韻致。費洋蚨一二角。使之淪茗茗。調哀箏。口琰鞋杯。無所不可。苟不吝佛面錢二尊。則廣中大庭。不難銷魂真個。正不

必屈戍牢鉤防露眼。秘辛私授試風懷也。近聞領事官品川君。意欲禁止。煮鶴焚琴。真意中事。未知有情人能作珠璣之護否。

滄地西南隅。地近荒僻。多野桃花。暮春時節。亂紅如雨。新綠成烟。時有小家碧玉。約伴踏青。折花臨水。衣香鬢影。掩映生姿。周昉畫圖中。恐亦無此妍麗。彼擁艷妓。坐飛車。日馳逐於紅塵十丈中者。安能領畧此一段風景哉。

滄北彈丸叢爾之地。而富麗繁華。甲於天下。不特舞榭歌樓。戲園酒肆。爭奇鬥勝。生面獨開。即一茶室也。而傑閣三層。明燈萬盞。椅必細木。椀必爐窯。一日之市。可得數百金。一店之本。不下一二萬。彼少年裙屐之流。方且連襪持裳。趨之若鶩。而有心世道者。未免深切杞憂矣。

梨園之盛。甲於天下。纏頭一曲。最足消魂。昔年負重名者。如小桂壽。邱阿增。劉鳳林。小十三。旦葛子香。陸小芬。萬盞燈之類。六七年中。都雲散風流。莫可問其踪跡。即偶有存者。而老去徐娘。風流頓減。病來霍玉。情緒都非。未免有情。夫亦不堪回首矣。後起之秀。崑班中有周鳳林。之挑簾裁衣。吳蘭仙。之湖船驚夢。京班中有蔡桂喜。之梅

龍驛。月月紅。之貴妃醉酒。想九霄之三上。橋。王翠喜。之十八。扯。嬰寧。旦之紅鸞喜。夜

飛劍擊亦足娛目騁懷何必尋翠被之餘香味餘桃之芳液始足銷魂蕩魄哉  
公司輪船往往借用地名嘗詢之西人以為並無取義不過欲其易於辨認耳如漢  
陽重慶南京北京臺灣雞籠上海安慶之類就滬地各洋行而論已屬指不勝屈最  
奇者昔十餘年前英公司有一船專走長江名曰孔夫子後駛至湖北為霹靂擊沉  
租界中無業游民羣聚不逞遇事生風俗謂之拆稍亦謂之流氓暗如其中各分黨  
類天津黨最兇橫動輒持械鬥殺閩粵黨次之湖南黨則別無長技但事剪絳掉包  
及偷竊輪船搭客行李而已近又有泰西無類攢聚虹口外國客寓中強賒硬買持  
棒毆人華人皆畏之如虎安得中外官有犯必懲不使橫行市上亦整頓地方之要  
務也

日本安君老山居徐福之仙鄉擅鄭虔之絕技寓滬日久筆墨遂多所作墨梅及山  
水小幅淡遠疏秀略似吳小仙筆意字學懷素間題小詩亦頗楚楚有致蓋亦彼中  
之翹然特出者也

上海風俗之壞不壞於妓館林立而獨壞於煙間臺基之屬蓋妓館至少須洋蚨一  
頭始能訂交若衣衫藍縷即不得其門而入故惟慘綠翩翩揮金如土者方能蕩心

惑志。至花烟間一開。而肩挑負販者之腰纏罄矣。吸烟一盒。不過百文。捉胸捺肚。無所不可。若捨番佛一尊。即能駕鸞顛倒。嘗見東洋車夫。捉襟肘見。兩足如飛。盡一日之力。得青蚨二三百片。除房飯數十文之外。俱銷耗於此鄉。愚民初至滬地。偶爾問津。亦無不囊橐立盡。其為害豈有涯哉。臺基者。倚門淫媼。擇幽僻處所。賃小樓一二楹。陳設略備。狎游子弟。意有所屬。而苦難如願者。啗以重金。託其撮合。雖綉閣嬌娃。璿閨淑質。一經煽惑。往往失足其中。至有為父母所責。或不禮於其夫。而懸梁服毒者。所望良有司。秦鏡高懸。一掃兎狐之穴。則伏案書生。所旦夕禱祀者也。

滬上大家女子。大半能通文義。綠窗晝靜。繡倦拈毫。佳話流傳。不數謝家柳絮。若今之補蘿山人。其最著者也。山人幼學詩於張遜亭明經。落落大方。一洗脂粉之習。及笄後。誤字無賴子。以致馬齒漸增。鴛盟未諾。紅顏薄命。其亦同落魄青衫歟。詩不多見。記其古意集唐云。東風動地吹花發。謝家池館花籠月。燭影搖紅映玉鉤。紅錦帳中歌白雪。珠蕊瓊花鬥剪裁。謝庭風韻婕妤才。蕊珠宮裏神仙謫。落花一片天上來。花裏嬌鶯百般語。紅粉邀君在何處。大都相似更娉婷。光陰負我難相遇。玉鉤簾下影沉沉。愛詠閒詩愛聽琴。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惆悵值雲陰。星繁高長魚珠。星繁高長魚珠。

我心靈入秋水春風吹落天上聲。三屏風隔千里暖雲如粉草如茵曉日雕梁燕語頻。祇恐輕梭難作匹。看花自感一枝春。浪淘沙小令云。風雨夜潺潺。不顧花殘。曉來猶是重春寒。芳草天涯憑吊影。極目危欄。燕燕去初還。又是春闌。多情偏覺別離難。穠綠纖紅終惹淚。無奈悲歡。同時有慧娟女史者。係秀水陳曼壽明經之嬌公子。曼壽僑寓東瀛。女史依其兄。僦居滬上。春秋佳日。每以詩畫陶情。友人錄示其早春游豫園云。名園風景最堪誇。女伴偕游逸興賒。只惜春來無幾日。小梅猶未著疎花。庭心疊石勢玲瓏。窄徑崎嶇有路通。行到最高亭上望。萬家樓閣夕陽中。送姑母之楚云。烟樹微茫夜色寒。巾車馳送到江干。來宵孤負團欒月。楚水吳山兩地看。謝任伯年先生畫授經圖云。客館吟哦父作師。繡餘每趁夕陽時。一時清興無多讓。兄習分書妹課詩。韻學親傳歲幾經。丹青此日肖摹形。自憐詠絮才疎甚。浪把虛名播謝庭。清麗綿芊。令人愛不忍釋。嘗謂女子詩。祇以性靈為貴。必欲摹倣三唐兩宋。甚而求之漢魏以上。此老學究迂腐之談。烏足以品評閨秀。慧娟諸詩。眼前情景。信手拈來。自有有一種清俊之氣。若補蘿山人。則落落大方。大有不求異人而人莫能及之概。求之名下諸吟壇。尚難多得。况女史哉。

滬上法租界在洋涇浜南。英租界在洋涇浜北。人烟稠密。街市喧鬧。向時法界街道俱用磚屑填成。一經天雨。泥濘異常。近亦倣照英式。易以碎石。康莊大道。無虞泥濘沾濡矣。計熱鬧之處。法以大馬路為最。英以棋盤街四馬路大馬路為最。五三二諸馬路。街道稍形狹窄。店鋪亦不甚輝煌。六馬路雖去年新建。然鋪戶寥寥。大半係小客寓清烟館之類。美界在吳淞江北。俱係粵商及日本人住宅。其氣象非特遠遜英界。即較之法界。亦難免相形見絀焉。

所謂東洋戲者。大抵即中國之變戲法也。前年曾一演於吉祥街。去冬在榮貴茶園再演。其戲有硬功軟功之分。初以粗鐵絲數丈。橫繫於戲臺東西柱上。一人左執扇。右持蓋。跌行其上。初尚按步徐行。繼而翹一足作鸚鵡舞。兩手握綫翻筋斗。忽疾馳向前。故作傾跌狀。橫臥鐵絲上。後將兩足倒掛。反身下垂。而口中嗚嗚唱蠻曲。仍能應弦合節。閱時始徐徐而下。又一美女艷妝倩服。高坐方桌上。手持小木匣一。遍示看客。中空無所有。忽探手而入。取出五色紙條多至數百丈。又取出玩物數十事。最後有白鴿一頭。奮飛而去。乃仍將紙條玩物。逐漸放入。一轉瞬。又空無所有矣。有一小女子。兩髻垂肩。年可十二三。持聚頭扇。緩步而出。偶拾得破紙一幅。以手撕碎。隨

撕隨扇俱化。成五色小蛺蝶。飛舞滿臺。既而將手一招。諸蝶俱集。衣上仍化為紙。此之謂軟功。大約即華戲中文戲也。又一老人肩竹梯一。高幾二丈許。扶小女蛇行而上。站立梯頂。弓身倒垂。猛轟然一聲。梯級俱散。獨留一竿。仍植肩上。斯時觀者俱目炫神痴。恐其顛墜。而女仍悠游自在。無些微怖容。又一人指紙為小橋。置臺上。咒之。忽如虹腰亘天。高大無比。一女躡棠木履徐步而登。繼即翩然下來。而橋仍化為紙矣。又一中年婦臥當臺。兩足向上。承一桶旋轉如風。戲房中擊鼓為節。桶之高下疾徐。無不與鼓聲相應。桶愈轉則愈加多。末後累至十餘桶。依然便捷輕利。此之謂硬功。大約即華劇中武戲也。其他巧妙。尚屬書不勝書。雖同一技術。而遠勝中國之賣解者矣。

無業流民及梨園子弟之失業者。糾土娼數輩。薄施脂粉。裝束登場。蕩態淫聲。不堪聽觀。名曰花鼓戲。向年新北門外吉祥街一帶。不下十數家。自葉顧之觀察宰我邑時。嚴行禁止。有犯必懲。其風始息。比年虹口及西門外幽僻之處。時或一演。苟為捕房訪聞。無不即時逮案。方整鴛鴦之隊。旋罹狂狴之災。而若輩遂不敢明目張胆矣。寓滬西商。每歲春秋二季。有跑馬之戲。闢隙地於大馬路西首。周圍十餘里。圍以欄

干填以砂土。細草芊綿。一望無際。至日玉勒齊啣。錦韉一色。海螺響起。駿足如飛。自三四馬至十餘馬不等。或跑半圈。或跑全圈。以至之先後定勝負。每次必跑三日。跑畢。又有跳浜跳花。其架諸戲。觀者幾如恒河沙數。而教坊中姊妹更無不高架馬車。逐隊而至。游客之似曾相識者。耳鬢廝磨。亦所勿禁。誠冶游之勝事也。

西人喜航海遠遊。巨浪洪濤。幾若司空見慣。滬江無波濤窟。惟于春夏之交。在蘇州河賽船為樂。其船用八人打槳。輕捷如飛。船上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波譎雲詭。得意奪標。其有不善駕駛者。衣履盡濕。幾如汜濟小狐。岸上人皆拍手姍笑。其即古水嬉之遺意歟。

外國墳在三馬路直街。西人之客死滬上者。叢葬於此。綠樹陰濃。不見天日。雖曰義塚。亦一清淨世界也。西例飾終之禮。俱從簡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鉛為者。既葬。即平其土。不封不樹。惟立一小石碣。書其生平事蹟而已。無名氏有詩曰。叢樹陰森外國墳。旅居應自愴離羣。東來竟不歸西土。夢斷鄉關萬里雲。

臺上張極薄布幔。內燃地火燈。映出各種技巧。西人名曰影戲。滬上曾演數次。嘗詢諸友人之往觀者。云初時海闊天空。波濤洶湧。有輪船一艘。飛駛而下。驚波狂風吹